



蔡立慧

71 獸醫系

Picower Institute of Learning and Memory, MIT

簡 / 要 / 事 / 蹟

- 蔡立慧校友於 1990 取得 University of Texas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 Dallas, TX 博士學位後，10 餘年來共發表 72 篇著作，其中 Nature、Science 及 Cell 等頂尖論文 13 篇，IF 值 10 以上之論文 39 篇，並多次獲獎，學術成就表現極為卓越。

蔡立慧的故事

我生長在一個五口之家，包括我的父母親、及我的弟弟與妹妹。在我成長的過程中，從小我就喜歡動物並夢想成為一個獸醫師，甚至到非洲拯救野生動物。這也就是為什麼我選擇到中興大學獸醫系就讀的原因。記得剛進大學的時候，發現我們班只有兩個女生，對我這個來自女校的學生而言，自己當時與男生相處還是相當害羞的。在我第一年的大學生涯中，我有點迷惘而並不想經常每週末回家。

但自第二年起，我就開始專注於課程，有時會去看看在實驗室工作的老師與學長們。但當時我並沒有在實驗室工作，我甚至納悶為何有人喜歡作那種工作。

無論如何，我開始在各種課程表現優良，並希望自己能名列前茅。我會在考試前不停的讀書，而且變得非常焦慮，以致於導致神經性的胃痛。我也很喜歡臨床課程。還記得當年獸醫系實習醫院開張時，從事小動物如狗貓等的臨床實習工作的情形。曾有畜主帶了一隻有皮膚病的鱷魚來治療。我的好友朱與我有次因為母狗死了而認養了一整窩的新生小狗。但不幸的是，後來它們也都回天乏術，令我們非常難過。我也記得當年暑假時到南部從事馬及牛等的大動物實習工作。

然而，到了畢業後要決定未來的事業時，心中的念頭告訴我必須去增廣自己的見聞。於是我申請了美國的研究所，並得到了威斯康辛大學獸醫學院的



全額獎學金。我仍然記得是在1984年一月抵達麥迪生 (Madison)。這是我一生中最難以適應的事，不僅只是文化的衝擊，而且是在美國中西部冰冷的寒冬。有許多次我真想放棄，回到我溫暖的台灣的家。最後，春天終於降臨，我從沒想過世界會有如此巨大的轉變，從一個全部是白色的、灰色的世界轉變成一個亮眼的、多采多姿的天堂。眼前盡是美麗的綠葉、誘人的花朵、與澄藍的天空。有那麼多開著亮粉紅、粉白、紫紅、及白色等各色漂亮花朵的樹。在我不經意之間，這些花突然變成了果實，有櫻桃、桃子、李子、蘋果、及梨子等。讓我感覺到生命與活力，而這就是他們所說的「季節」。

在這個時候，我接觸到現代的分子生物學與細胞生物學。這些課程就像強力的磁鐵吸引了我，使我深陷其中而無法自拔，因而決定攻讀這方面的博士學位。幸運的是，我申請到在達拉斯 (Dallas) 的德州大學微生物學系西南醫學中心的博士學程的入學許可。在那裡，我從事病毒與癌症生物學的研究。我有一位非常具有啟發性的指導教授，教我如何成為一個偉大的科學家。



▲ 2007年11月24日蔡學長返校演講

畢業後我到冷泉港實驗室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及麻州總醫院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從事博士後研究，繼續從事癌症的研究。在這段博士後研究期間的最後兩年，我對神經生物學產生了興趣而決定轉而從事這方面的研究。

在1994年，我獲聘為哈佛醫學院病理學系的助理教授。在那兒我設立了神經科學實驗室。多年之後，有些我的好友認為我當時大概瘋了，冒了這麼大的風險改行從事神經科學的研究。然而，在這些過程中，我不曾因為風險而有過放棄的念頭。

我很幸運的能與一群具有天分的人們工作，這些包括我的研究生們、一位



博士後研究員、及一位研究助理。我們一起創造了最重要的發現，使得我們往後許多年都能有穩定的研究經費支持。

到了1997年，我很幸運的被哈佛醫學院提名為霍華休斯醫學研究院院士的候選人。同年，我的女兒 Jessica 誕生，她不但使我對人生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也帶給我莫大的歡樂。

在同一時間，我的研究團隊轉而對於阿茲海默症產生很大的興趣。從小對我就疼愛有加的外婆就得了阿茲海默症。即便是我年輕時她就已辭世，但她第一次發生失憶的症狀卻一直深印我的腦海。我深深覺得我有必要對於這個令世界上兩千五百萬人絕望無助的疾病作一些了解，並研究如何去治療他們。

在2006年，我更做了一個冒進的行動，將我的研究團隊從哈佛移到麻省理工學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同樣的，我又聽到了人們批評我的判斷力，因為哈佛是眾所周知的世界上最好的生物醫學研究的學院。不管如何，我已習慣了冒險。若我能給任何人意見，我將建議他不要因為怕冒風險而捨棄了自己的興趣。

去年十一月，二十五年來第一次我回到了母校獸醫學院。許多我的老師仍然在那裡而且已成了院長或就任學校更高的行政職務。許多我的同學也成了教授或在各行業擔任重要的職務。當我們重逢時，我們彷如回到當年男女同窗的樣子。最令人興奮的是，獸醫學院已有

一番新的風貌，而且已成國內最強的獸醫教學單位之一。看到那些渴求新知的年輕同學們，我看到了新世代的希望。



▲蔡學長全家福